

当代中国人生长考笔记

浮生并不若梦

刘天河 著

新华出版社

当代中国人生长考笔记

浮生并不若梦

刘天河 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并不若梦/刘天河著. -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8. 12

ISBN 978 - 7 - 5011 - 8599 - 3

I. 浮… II. 刘… III. 人生哲学 - 研究 IV. B8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1457 号

浮生并不若梦

责任编辑: 刘燕玲

策 划: 冷江帆

装帧设计: 文采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亚太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276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2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1 - 8599 - 3

定 价: 26.0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 63077122 中国新华书店电话: (010)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52087016

◎我的写作因缘

“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，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怀崇敬。十年风雨飘摇的王朝末路，四十载狼烟四起的战乱岁月，三十个春秋与天奋斗、与地奋斗、与人奋斗之后，紧接一场飞沙走石的经济‘大洗牌’，百年激变，环环相衔，硬是把一个破旧不堪的国家，连滚带爬地拉扯到了现代生活的大门口。其间，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付出的巨大人生代价，时常令我景仰。”这是 1996 年我在北京读研的时候，构思《百年烟尘》所做的一则考识笔记。的确，20 世纪的中国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为了社会，无暇自顾。

靠近 21 世纪，市场经济主导了人们的社会生活，“效率优先”为社会分配开辟了广阔的空间，穷怕苦怕的人们，面对“可以先富起来”的日子，没有不疯抢的道理。按理说，社会迁变到这一步，人们在财富面前失去理性，历史使然，人生跌进一块不大不小的沼泽地，我能理解。但，每当我看到人海里一张张急切的脸，奋不顾身地扑向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；一双双火辣辣的眼睛，放射出饥渴而又贪婪的光；一只只黑白不分的眼球，布满了被欲火烧红的血丝，我就为人生扼腕不已。尤其当我目睹泱泱人海，金钱、权势以及功名，牵引奋勇其间的人心，梦里梦外地向往，生里死里地追逐，我就忍不住满怀悲情。

很少有人去深解“以人为本”的真义。许多人不珍惜自己、不珍惜手头的人生、不珍惜 20 世纪的中国人以“巨大的人生代价”换来的好景。人生，象一个个与他们不相干的弃儿，在街头村口蓬头垢面地流浪，或者蜷缩楼前檐下不住地喘息，再不就挣扎在各种各样的“沼泽”里。许许多多的人，因此满身泥水、一脸疲惫。本书没有署名的第二作者——薇亚，详考近些年的人生现状之后，曾在一个小范围的聚会上肃然举言：“现实生活中，真正爱惜人生，并懂得爱惜人生的人太少，绝大多数人把日子过得皱皱巴巴的，打发得一塌糊涂者，总在对半以上。”

也是，世间万象，其稀也贵。人生平常物，谁都有一份，想不要还不容易，当然不值得稀罕、不值得珍惜，当然用不着劳神费力地苦心经营！国人重社会、轻人生的传袭，由来已久！只不过这些年，社会与人生一同被许多人轻看罢了。及至时下，铁流走遍各大书城，各种“经”、各种“道”、各种“学”，重重叠叠，唯独没有“人经”、“人道”，没有“人生学”。星星点点涉及人生的文字，也大都取社会的角度，罕见几本“品读生活”之类的“闲情偶寄”，也逃不脱“弃儿”的命运，承载着常年落寞的苦境。说人生是一门亟待深究的学问，在当今浮躁纷扰的人群里，如此不合时宜。

写上面这些话，并不是说我对人生有如何深刻的理解，更不是说作者们的人生是如何成功。只是一个生来爱横思竖想的人，因为眼睛奇小、视野逼仄，在密匝匝地眼线堆里，自量不是别人的对手，“奋勇其间”之后，无缘于物，则反求诸“人”，沉浮于一些与人生相关的感悟，想许多别人不屑于想的问题。其后，偶得因缘，才有这本小书问世，以期引起人们对人生的重视。

因缘一——

20 世纪最后一个深秋。九十二岁高龄的曼婆，坐在午后的屋檐下，左手夹捏一支白沙牌烟卷，右手扶靠一根藤制的拐杖，在为我讲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阅历之后，缓缓站起身来，又开始在檐外那片不大不小的“健身场”走步。那是老人健身长寿的秘诀之一。她一边走，一边数着步数，专心致志。约莫五分钟，她停下那风都能吹散的身子骨，轻轻舒一口气，向我一字一顿地感慨：“人啦——，到人间来，真正的使命，是享用。”我望着曼婆柿饼一般的脸，轻轻地应一声，然后扶着她向檐下走去。及至檐下，老人忽然侧过身，紧紧地瞅我一眼，不轻不重地发问：“河子，你说——你来这个世界上，是为了没完没了地付出，是为了不分青红皂白地索取？——说不通呀！我呵，是个享用主义者！享用快乐、享用痛苦、享用付出与获取中的各种感受！”老人的这几句话，尽管说得断断续续、颤颤巍巍，但每一个字都让我震撼，甚至惶惑。说完这些话，她又缓缓坐进那张特制的圈椅，继续为我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，直到黄昏。

这是引动我思考人生的一次天外飞来的际遇。

我第一次见曼婆，在 1967 年秋季。那时候，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，只知道：她姓曼，是打了一辈子光棍的“吃湖佬”娶来的一房老妻，会抽烟，会哼京戏，会戴着老花眼镜看报纸，与乡下人不一样。两年以后，“吃湖佬”在一个长长的冬夜撒手西去，留下她带着“吃湖佬”一个远房的小孙女，打发没完没了的日子。我长成以后，因为曼婆与奶奶相交甚厚，我待这位孤寂的老人一直如同自家的长辈。但是，我始终不知道她从哪里来，有怎样的阅历，为什么年届花甲还要嫁人为妻。要不是那个深秋的午后她亲口向我讲述，我怎么也不能想象：这位在湖边居住了三十年，与我时有过从的老人，会是出生在北京城郊、身上有二分之一的

豪门血统、小时候几度随母亲在燕赵大地仗剑流浪、十五岁被一伙流走的土匪掳进绿林，惨遭强奸后，成了颇有威权的压寨夫人。尔后，她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、在山东女子师范念过书、当过胶东抗日锄奸队的线人。再后来，成了解放军一位高官的生死至交，与其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往来，直到“文革”洪流摧枯拉朽，那位高官为她免遭鱼池之难，才偷梁换柱，把她“嫁”到了偏僻的乡村。她天赋睿智、曾经沧海、历尽世间磨难，对于家国生死、爱恨情仇，无不都有自己独到的体验。记得那个黄昏告别的时候，她对我说：“20 世纪的人生，有太多的遗憾，全世界如此，中国人尤甚，我就是个缩影。”她还说，遗憾归遗憾，但她不悔，她毕竟享用了人生。她还告诉我，说身子骨大不如前，人生的享用快到头了，她说她感应到了“文革”的那缕冤魂约她走。那一年腊月，她真地“走”了。乡亲们按她的遗愿，将她的骨灰撒在那片宽阔的湖水里。

太婆走了。太婆对于人生许多惊世骇俗的理解，在我心底掀起一层又一层波澜。人生，究竟有没有意义？如果有，到底是什么？一个人一辈子，究竟应该如何生活，怎样自处？社会与家庭、金钱与权力、年龄与性别，以及个人的事业、爱情、痛苦、快乐，到底与人生有怎样的关系？与此相关的行为范式、与世风格、生活习惯对人生有着哪些影响？等等，一串串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时常在我的脑海里上下奔窜，经久不能止息。

从此，我开始悉心收集关于人生的资料，大量阅读古今哲人关于人生的文字，分门别类做一本又一本厚厚的笔记。我四处请教人们，关于他们生活的初衷与目的，关于生命的内核与本质，关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。回答林林总总，不是玄之又玄的空洞，就是不得要领的自以为是，总叫我茅塞难开。有时候，我想找个人深入磋讨，对方多半莫名其妙地盯着我，视若异类，或者摇摇

头，骂我吃多了撑得慌，弄得我满鼻子都是尘土。直到后来，我遇到了薇亚。

因缘二——

我与薇亚相识恨晚，当然有许多别的因由。但两人思考人生的共同趣好，不能不说是我们友谊虹桥的梁。

薇亚生于水年冷月，长成大江南岸一个野朴的小镇，是一个内心世界奇密险峻的人。三十多年里，虽布衣寒门，终日与俗人琐事为伍，但小小方寸之中，沟壑重叠、峰峦逶迤，林木参差、花草盘结，想的都是许多剪不断、理还乱的难事。这一方面来自她思维的天赋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她对生活细节的敏感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她也曾希望凭藉主观的删节，做一个简约的人，但造化，殊难改移。后来便索性顺其自然，放任于一片思想的天地。在《桐庐微言》一书中，我曾写过这样一些关于薇亚文字——

薇亚是一部充满奥义的散文。

散文，原本算不得一种文体。大凡文人墨客，不为外物使役，有所思、有所想、有所情志激荡，便活脱出一些文字，在脑际里上下窜跳，弄得心痒痒的、手痒痒的，禁不住旋即展纸，信笔由墨，写出一大堆史事男女、趣物游思，并杂之以诗词歌赋、鬼神丛录，无所称谓，名曰散文。写的人多了，写的时间长了，与时推移，这才文外成文，体外置体。据说，散文分两大流派，一派承继“载道”传统，背负济世救人的使命，直面现实发出进击的纯响，企望“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”，文章枪一样锃亮；一派顺承“言情言志”的脉络，倚湖海身民、山林情藹，书写性灵“美文”，融人生思辨、处世智慧与脱俗情调于一流，入水

不濡，入火不燥，显露生命气象与人性百态。

果如是，薇亚属后一派顶尖高手所撰，奇文一部，美文一部。从序言到后记，句句白云张覆，字字钟秀横溢，行文布局，春秋笔法；遣词造句，魏晋风格；字里行间，唐宋情怀。其中，有梁实秋的文思脉动、朱自清的精雕细镂、周作人的平和冲淡以及冰心老人的凄婉清丽。表达上由博返约、从容不迫，中外逢源、古今无阻，秘呼旁通、流转自如，于常见事物中透警练不俗的风采，折冲关节处有慧而不群的微光。往案头一放，拙朴蒸腾出大气，自然飘溢出秀美，男女咸宜，雅俗共赏。这一方面使许多生活中人，与之相处不疲；另一方面也使她与我这种异类，能获得深层的默契与沟通。

薇亚接人应物，从容悠缓，朴沉自然，形如宝剑神器，冷光摄人；气若春山秋水，空翠无声。一人独处的时候，静观其情致，如秋月之染烟蔼；注审其形貌，如玉石之涵胞浆；凝视其神色，如古铜之敷青绿，叫人不忍惊扰。凛冽思虑，或者偶为义气所激，也大异于常人，倘若此时走近她，你会顿觉崩崖飞瀑，逼人寒栗，读之惨凉不已。

与薇亚说起她的这些性情，她则摇头，说上帝造她依方配伍的时候，准是老伴惹其生气，心不在焉，少抓了一把辣椒，叫她通体缺燥少热，枉做了女人。薇亚冷月生人，其母怀胎受孕当在春暖花开之际，辣椒尚未长成，当有其事。至于上帝放了干货没有，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配伍薇亚的原料中，绝对有一味类似神水的东西，使她恰至去腥化浊，存得女儿家冰雪一片，犹如冬之藏化，寓无限玄机。薇亚听了上述这些话，只笑。

亚第一次聊起关于曼婆的话题，她说：“我们这些人，一个个都活得很迷惘，不知道从哪来、到哪去，也不知道一天到晚，拼死拼活，所为何事？曼婆生逢乱世，累遭劫难，漫长的人生道路，风雨摧迫，血火横加，经历了人世间险象环生的惊恐和无以复加的屈辱，而她却能用智慧从容地与命运抗争，将普通人视为灾难的不幸，化为人生旅途的美景，体验人生、享用人生，这是一种怎样高迈的人生境界！”

有一次，我与薇亚“共三千米长跑”之后，又聊起人生。我请她为我推介一些管用的书，以提高我的研读效率。她笑道：“读书的事，该我问你呀！”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只见她满脸思考状。好一会之后，才自顾自地开始呢喃：“中国关于人生的书，不外两大本呗，一本为孔孟所撰，教导人们：人活着呀，就是为了格物修身、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要人们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光宗耀祖，流芳后世；还有一本呢，就是眼下的‘教材’，教人不图名，不利，身许党国，无私奉献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这前一本，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，也没少含封建糟粕的残余，现如今时代向前了，人们似乎顾不上理会它，多数人认为它摊不上用场，之所以眼下还有传袭，想必是文化力量所致！至于这后一本，属共产主义范畴的东西，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们高瞻远瞩，着眼于人类未来，教人免去那些往往复复的曲折，一劳永逸地树立起社会发展的终极人生观，以期实现人类的思想跨越，加快历史进程。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善愿，谁也不能否认其中的崇高。只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离那个理想社会的姗姗来临，还有一段不可知的时日，这种崇高的东西，作为人类文明的政治关照，构建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，不无道理。但，让它在乱糟糟的现实中指导人们把握人生，恐怕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。”记得薇亚说到这，紧紧地盯着我。为了不惊扰薇亚的思路，我没吱声。少顷，她接着道：

“除了这两本书，剩下的就是‘手抄本’之类的东西，在民间流传。——当然，许多民间的东西，不乏真知灼见。比如，你说的那位曼婆，她的享用主义人生哲学，就蕴含着某种极高的人生智慧。”薇亚的这些话，有没有道理先不说。她那纵横时空的思绪，的确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空域。

薇亚常说：“人的一生，就好比冥冥之中的一个精灵，来到这个苹果型的地球上，作一次看似漫长、实则短暂的旅行。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旅途中，许多人不是在概念的密林中穿行，就是在本能的黑暗中承受。”薇亚的这些人生感叹和她心灵深处弥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，时常打动我。有一次，我忍不住送她一个精美的笔记本，并向她建言：把她的思考和我们的讨论记下来。她接过笔记本，没有反对。也许，这就是这本小书结胎的开始。

因缘三——

江汉平原的乡村，有一种陋习：出了嫁的女儿不宜在娘家过年。我的缠绵“老”榻的奶奶，这两年一直由二妹专职护理，二妹是出了嫁的人。眼看春节就到了，二妹三天两头打电话，生怕我误了事。腊月二十八，我匆匆往老家赶。

每当回到那片生我养我的宽阔的平原，见到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儿时伙伴，与他们聊起扯不断理还乱的生活，我的心头就会生出莫名的兴奋。当兴奋的波光在心底慢慢闪过，当话题渐至日子的深处，当那一张张被岁月磨砺得粗糙不堪的脸，随着最初的欢欣慢慢消失，还原成生活的本色之后，我的心空就止不住又布满一片一片铅色的云，云层下面空落落的。也许，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；更也许，因为我曾经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象他们那样生活过。

推开一扇又一扇熟悉的门，喊过九十四岁高龄却仍然牵挂我们的奶奶，心头不禁弥漫出一抹淡淡的酸楚。我的爷爷与父母过世早，奶奶是我们家唯一健在的长辈，她老人家老壬子年生人，开年九十五岁，前两年清醒的时候，自称活祖宗。孙儿孙女们都离乡谋生，居家外地。她老人家故土难离，也过不惯城里的生活，除了串门式的在孙辈间偶尔走动，多半时候一个人独居老家。养亲以讨欢心为本，我们也不便勉强。去年四月，奶奶病了一场，从此进入人生的风烛苦境。望着奶奶从潮湿霉浊的床上坐起来迎我，我泪水盈盈。乡亲们说，晚年的奶奶是村子里最幸福的人，而我的心却总免不了一阵阵悲戚。

站在高高的台坡上，看门口空旷的田野，往事像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在眼前晃过。突然，邻村的程婆蹒跚而来。及至身边，我连忙牵座。程婆是我们家一个亲戚的亲戚，因两家相隔不远，感情上就仿佛有了数学上的传递性：A 等于 B，B 等于 C，A 就等于 C 了。所以，许多年来，无论什么事，只要碰上了，彼此都不会袖手。程婆接过凳子，气喘吁吁地坐下，把我递给她的几件小吃牢牢地揣在怀里之后，便开始向我说明来意。她讲得很慢，泪眼婆娑，不时地悲悲泣泣，弄得我一个劲地点烟，不住地吸。平素，我并不特别嗜烟。

程婆与她的老伴，是江汉平原上纯粹的庄稼人。作为社会主义培养的第一代新型农民，他们一辈子与田地打交道，几十年于公于私，勤扒苦做，人民公社的主席台上，得过不少奖状。两人于“三年困难时期”之末结婚，一流水三子绕膝。人们说，小老百姓的生活艰难，竖看起来也容易，及至九十年代，程婆的儿子们也儿女成群。为了生计，儿子和媳妇同许多人一样，不得不南下广东打工，种好自家的地，带好孙字辈，就成了程婆与她老伴不可推卸的义务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日子苦归苦、累归累，倒也平

顺。没料，前年5月，程婆的老伴突然中风，不醒人事，家里塌了天一样，程婆隔三差五给儿子们打电话，但电话的另一端不是没人接听，就是哼哼叽叽，直到国庆节前，老伴“走”了人，大家才匆匆回来办丧事。长时间的生活压力，丧偶失伴的巨大悲痛，使程婆几天之间便成了一盏干了油的灯，丧事一完，她自己 also 身陷病榻。独自躺在清冷的床上，她开始考虑自己剩下来的日子怎么过，她希望孩子们对她有个安排。叫她大为失望的是，当她颤颤悠悠从病榻上爬起来的时候，儿子媳妇们已经各自安排好自己的事情，纷纷准备起程，留给她的一句话是：能过，先自己过吧！——是啊，能过就自己过吧，说什么呢，谁都不容易！自此，程婆开始了一种形影相吊的老年生活，日起日落，孤寂如梦，寒岁凉月，衾冷似铁，好不容易熬过了清凄的冬季。春节将至，孩子们都得回来，她开始盘算向儿子媳妇讨个安排。几经周折，几经争吵，决定性的“会议”被安排在除夕的前一夜。这才有了程婆泪眼婆娑地向我诉说。当程婆特邀我参加晚上的“会议”时，我没有推辞。

晚上六点半，程家满满荡荡一屋人，七姑子、八姨子，大叔子、小舅子，亲疏毕至。当然，多数是我这类列席旁听者，大不了算个见证。“会议”主持者与我初中同学，年龄不算长，但辈份特高。他简洁的开场白之后，大家便直奔主题。儿子们各陈己见，媳妇们赤膊上阵，间或几个稍大的孙儿孙女横出异议，惹动列席者们不住嘘嘻，整个会场乱成了一锅粥，只有程婆坐在中间的那张椅子上，木头人一般。其实，她听得清楚，也解得明白：就是谁都不愿多出钱，谁都不愿要她这个人。本来嘛，谁要了她，谁的麻烦就大了，她理解。她知道，这样争争吵吵出不了结果，最后还得三家抓阄。她的心一直在默默祈祷，希望大儿媳能抓到，她知道老大家，虽然脾气不好，毕竟心地善良，她诚心诚意求上

帝保佑，千万不要被老三抓到，老三两口子同床异梦，相互逞凶斗狠，哪顾得了她呢！夜渐深，寒气不断加重，“会议”的发展果不出程婆所料。当主持人宣布抓阄的时候，程婆突然站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“等等”。所有的目光齐刷刷聚集在这个年近七十的老人身上。只见她缓缓走进厨房，认认真真洗过手，仔仔细细在身上擦干，然后到神龛前虔诚恭肃地点燃三柱香，口中念念有词一阵后，慢慢将香插在香灰钵里。做完这一切，她才又回到椅子上坐下，木头人一般。有多少人能明白老人此中的深意呢？我不知道！有多少人释解老人此中的酸楚呢？我也不知道！不过，当老人做这一切的自始至终，二十来人的会场，鸦雀无声。抓阄的结果很快有了，除了老三家两口子表现出一种欲辩无辞的抵触外，整个会场七嘴八舌起来，大家仿佛觉得会议成功了，是一个团结的大会，胜利的大会。但，我切切实实地看到，当抓阄结果正式宣布的那一刻，程婆瘫坐在椅子上，满脸老泪。会议的最后一项，由抓到红圈的老三表态。只见老三使劲吸了几口烟屁股，站起来说道：“手气不好，算我倒霉。不过，丑话还得说，开年之后，我们还得到广东去，我把柴和米准备好，自个儿在家弄点吃。弄不上嘴，我也没办法！”说完使劲扔掉烟屁股，坐回了凳子上。一直言语最少的老三媳妇接口道：“嫁到你们程家，没沾一点光，孩子都是我娘家人带大的。眼下市场社会，以经济为中心，发展才是硬道理。自个儿把自个儿招呼好了，不成包袱也是贡献嘛！”说完，站起身扬长而去。主持人连忙宣布“散会”，众人一哄而散。

乡村的寒夜，十分冷寂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奶奶坐在灶前就灰堂里的热灰取暖，对着灶台上的一盏油灯，等我。奶奶说过，她盼望我回来，什么都不为，就是想和我说说家长里短的话。是夜也不例外。夜向深处，寒渐冷重。奶奶怕冻了我，夜半时分，便依依难舍地说自己要睡了，并嘱我少坐一会，少抽点烟，早睡早

起。我一边允喏，一边又不自觉地从口袋里掏出烟卷来。也不知坐了多长时间，也不知抽了多少支烟，村子里隐隐传来久违的鸡叫声，我毫无睡意。凝视灶台上那枚如豆的灯光，清冷的焰辉顽强地与长夜抗争，仿如我不泯的想思，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中艰难地爬行。我满脑子都是程婆家的“会议”，以及程婆的往事。

躺到床上后，我仍然难以入眠。我想到程婆年轻的时候风风火火，满身洋溢着生命的活力；想到1976年一个夏夜，我碰到她晚饭后背着么儿去扯秧，像一位攻无不克的女战士；想到前几年，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媳妇们，都在广东打工赚钱，脸上是掩不住的快慰与欢欣；当然，还想到她白天来找我泪眼婆娑，晚上在会上洗手敬香。一个农村女人的一生，象一部浓缩的电视连续剧，在眼前来回倒腾。但真正叫我彻夜未眠的还是老三媳妇那几句令人回味不尽的话——市场社会，以经济为中心，发展才是硬道理。是啊，这是许多年来，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几句频率最高的话语，它竟然被一位农村妇女神奇地运用在那个节骨眼上，如此合情合理。我不敢说这些我们天天横念倒背的话，存有某种易于被人曲解的弊端，但老三媳妇的即兴运用，作为现实生活的逻辑延伸，的确天衣无缝。由此我又想到，随着中国历史的快速奔逝，构建“和谐社会”作为新世纪一缕异乎寻常的政治霞光横空而来，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意义！天亮醒来，我的脑海里经久不息地跳荡着这样几个字：社会和谐与人生安顿。

春节完后，我向薇亚提出，结构并整理我们平素记录的那些文字，编一本关于人生的小书。她颌首应允。随即，两人做起了这件也许是吃亏不讨好的事情。

◎本书的主要观点

1

就人类的自处能力而言，人们的现存智慧与现实行为，还只相当于一个童幼时期的孩子。

人们追求快乐和幸福，本性使然；恰恰就是这种追求，为他们的痛苦与不幸，提供了现实土壤与根本诱因。

任何关于快乐与幸福的牺牲，都应该被视为必须尽可能减少的代价。对“牺牲”的景仰是应该的，而更应该的则是：因为牺牲，满怀检讨与痛惜。

抽象地思考和审视人类，旷宇长宙，茫茫无垠，人生也许真的没什么意义。造物生人的初衷，生命也好，生活也罢，本身就是目的，并非为了别的什么。但问题的关键是：人生，都不是抽象的！

人类要解放、要进步，必须对物质世界不断地征服和拥有；个人则不然，个人争自由、得快乐，则全凭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驾驭。

一个人不同凡响，首先在于他有过人的洞见，或者叫“识”，

然后才是胆略与才干。但，这一切与幸福无关，幸福由智慧浇灌。

人的一生，固然短暂，也看似虚幻。但究其实质，是客观的、逻辑的。浮皮不得，潦草不得。

2

家，是传统人生的一个天然平台。它于人的生命，是一个支点；于人的生活，是一艘小船；于人的心灵，是一汪港湾。

十年风雨飘摇的王朝末路、四十载狼烟四起的战乱岁月、三十个春秋的社会制度创新之后，紧接一场飞沙走石的经济“大洗牌”，百年嬗变，环环相衔，传统的家文化被沦为历史废墟。

孔大圣人为我们圈定的人生路线：格物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传统意义的家作为最关键的中间一环，发生断裂，现代人的的人生路径，亟待铺设。

有人把家庭比作社会细胞，也就是说，社会要和谐、要蒸蒸日上，首先在于家庭的健全与康强。如果家庭发生癌变，社会即临重症。由此可见，人们过好家庭生活，是大事。

当代国人的烦恼、痛苦、忧虑与不幸，绝大部分与家庭问题有关。

没有深厚的家文化滋养，没有科学的家庭观作指导，没有和谐温馨的家庭生活，人们可能还是会很聪明、很能干、很有作为，甚至充满了意义。但很难会有生活的快乐，更不要说幸福。

3

传统的人生文化，已然只是夕阳入山后西边天际留下的一抹淡淡的紫痕。许多人，在人生文化的这个卡夫丁峡谷，自我迷失、